

# 论阿Q的三重人格

蒋道文

(四川民族学院 教育系,四川 康定 626001)

**【摘要】**本文从意识层次和需要层次的角度来谈阿Q的人格构成,以文本为依据进行充分例证,分析说明阿Q意识活动的表现方式、所处状态、运行方向、终极结局和警示意义,这对我们深层次地探索造成阿Q悲剧性的人生结局和我们今天如何调整自己实现自我,将有重要的启迪。

**【关键词】**阿Q三重人格;意识活动;表现方式;运行方向;终极结局;警示意义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3-0050-05

## 一

人是有意识的有机体,这种意识限制并引导着人的思维、心理和情感,确定着思维、心理和情感运行的基本方向。通过有机体各项内在的以至神秘的精神活动而外化为在一定程度上既合乎主观也合乎客观的言语行动,致使人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活动体的高级生命体,进而构成具有生命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整体人格。在人所参与的公开而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人所表现出来的一般只是能看到的为人认可的外在人格,但人的意识又不是笼统的模糊的混沌的,而是有一定的甚至非常分明的层次,也由此表现出相应的人格层次。也就是说,人的意识由不同的层次组成而成为不同的意识层,每一个意识层寻找相应的时机在不同的时候和环境显露出来,支配着人的言行活动,于是体现出相应的人格。人大致有三种意识层:无意识层、前意识层和意识层。由这三个意识层分别构成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不同的主体人格,从而实现人的基本需要。人的意识活动就在这三个意识层中分别活动,并在一定条件下作一定的转换与调节,但受一定环境的严密制约与主体的严格控制,这三个意识层大体保持各自的独立活动,不那么轻易转换。阿Q正是在这三个意识层中进行着格外分明的意识活动并由此支配而外现为他的行为活动。

就其人物形象的性格一致性和整体性来说,由整个意识所决定,阿Q所表现的人格确乎只有一个。所谓一致性就是人物在一系列活动中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一种类型的性格特征。如阿Q始终如一地表现出三层意识中对立矛盾的两面性格特性,前后一致,中途没有易辙而变为另一种性格类型。所谓整体性就是人物在一系列活动中由诸多性格元素的集合而集中突出地表现出完整统一的总体性格特征。如阿Q总是表现出一个奇崛兀立的性格特

性——精神胜利法,这是性格整体的核心所在,由此牵引并统帅其它众多性格元素而形成性格整体。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针对郑振铎所说“人格上似乎是两个”的评断,认为“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这就是就阿Q是否参加革命而说明阿Q只有一个人格的问题。鲁迅认为只要中国有革命和革命党,阿Q就毫无疑问地参加和加入,这是由他的处境和性格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没有也不应该有半点的疑惑和否定,因此从阿Q参加革命的必然性说来,阿Q的确只有一个人格。就其他方面而言,可以说阿Q也还是只有一个人格。这其实就是由阿Q性格的整一性决定的。仔细研读《阿Q正传》,可知在阿Q一生的言行活动中始终表现着人物性格的一致性和整体性,或者大体上保持着稳定性心理结构,没有中途的突然的巨大的变异和起落。阿Q的“精神胜利法”贯穿其人生活动过程的始终,并显示出非常突兀而耸立的气势,由它作为性格系统的中心,将所有性格元素紧紧地粘连在一起而构成一个完整性格(也即完整人格)的统一体。

关于阿Q的人格,自从这个人物形象产生后就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一般认为阿Q似乎有两重人格。二十年代中期郑振铎在《“呐喊”》中从革命的不可能性与革命的行为事实的角度认为阿Q“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但依据和论述都不充分,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八十年代中期林兴宅在《论阿Q性格系统》中根据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又从系统论的角度详细分析了阿Q两组既对立矛盾又协调统一的性格系统,从性格的分组表现和本质显现认为阿Q仍然体现出两重人格,其论证充分、深入、全

面而又透彻,很有独到的见地和说服力。在其间六十年的《阿Q正传》研究中,几乎无人提及阿Q的人格以及从人格的角度切入来研究阿Q形象的性格本质,之后也很少有人研究阿Q的人格及其表现方式、产生原由、所处形态、运行方向、最终结局和警示意义。如果换一个切入点,从意识的层面来剖析阿Q复杂的意识层,他起码有两个大的意识层,即显意识和潜意识,再进一步探究与挖掘,就会发现其潜意识又有着两层即前意识和无意识(潜意识),这样阿Q的意识层就由显意识层、前意识层和无意识层组成。由这三个意识层的规定与导引,使阿Q先在内心分别进行着各自层面的意识活动,再适时地外化为合适的言语行动,从而构成阿Q的属于各自意识层的人格。

从意识层次和需要层次的角度来谈阿Q的人格构成,与鲁迅本人所说阿Q的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并非矛盾。因为鲁迅是就阿Q性格的整体稳定性和统一性说的,我们这里是就阿Q的意识层所表现出的性格类型进而体现的人格类型而言的。由阿Q的三层意识所显露的三种性格再构成三重人格,只是分开论说而已,在三个意识层结构中,也还是分别保持着很大程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并不是闪跳不定、杂乱无章。作为阿Q这个特殊的生命个体,从人物活动的主流和人物性格的主导性来说,阿Q总体上还是只有一个人格。

## 二

阿Q的意识层的表现及其方式与形态非常明了,由三个意识层的活动而驱使人物的活动更是了了分明。下面我们就此分别论述之。

意识的第一个层次就是显意识。显意识就是人们合乎社会秩序、道德和规范的所思所想所为。它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而毫无顾忌地公开表现出来,不会引起人们的嘲笑、批评与指责,甚至表现得好有时还会受到人们的赞扬。社会生活的湖面平静安然,处于一种正常而安静的状态,没有异样的眼光和骚动不安的慌乱感,人们可以在平静的生活环境中做着自己该做的事。面对这样平静而顺畅的生活情景,人们自身的心情也很平静而安然,有一种自得其乐的舒适感和幸福感。阿Q在很长一段时期就是这样做着他的基本工作。为了维持生存和基本生活的需要,他凭着自己的体力和劳动换取微薄的酬劳,虽然没有家和固定的房屋,临时住在土谷祠,“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但生活倒也较为平顺。他“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做事很认真,劳动很能干,从不

偷懒取巧,工作起来真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可以说是在用心用力地劳动和工作。因此得到人们的认可与肯定。有一次一个老头子称赞“阿Q真能做!”不管“是真心还是讥笑”,总是明明白白的称赞话,“阿Q很喜欢”。阿Q是一个传统守旧的人,也起劲地维护着陈旧的传统习俗和固有的生活逻辑,坚决反对任何打破现成秩序、道德与规范的言行举动。哪怕是无关紧要的称谓和习惯,他也要发表极端保守的意见,流露极为鄙薄的神情。譬如凳子,城里人叫条凳,他觉得应该叫长凳,因为未庄叫长凳。城里人煎鱼用葱丝,他也认为是错的,因为未庄用葱叶。凡是不符合未庄的老例,他都可以表示不满意的态度。对革命,他骨子里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在他的思维逻辑里意味着革命就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就打破了社会的宁静,同时违反了当时的社会潮流,违背了现行的社会秩序,又是犯罪杀头的事,而且与自己关联起来,与大逆不道等同起来,看他是多么维护那一潭死水的社会生活的寂静,所以他可以公然表明他愤恨的情绪态度。然而他后来转变了对革命的看法与态度,并且要投奔革命党了。即便令他痛恨的假洋鬼子,也因转瞬变成革命党而不再顾及以往,捐弃前嫌反而作为投靠的对象。阿Q完全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考虑到革命能让仇人遭殃,于自己绝对有利,可以报仇、发财,又可娶到女人,洗清所受的屈辱,改变困顿的处境,从此扬眉吐气,像个人样,这就决定了阿Q必然要参加革命。

无论是阿Q的正常劳作,还是阿Q对未庄老例的维护,还是阿Q对革命由极端厌恶到主动而积极的加入,由于都是符合现实环境的顺序与潮流,符合人们已经适应的心理趋向、情感流向和行为习惯,这是未庄的人们所共同的或认同的。即便有悖于未庄的革命,但这一突然来势凶猛的潮流,看似打破未庄往日的平和与宁静,而未庄的人们又不可阻挡,也只能趋同以至接受。因此阿Q便可以公开的方式进行他的活动,这也是他以常规的方法实现生活的正当需求,人们不能说出什么异议。就其所处的意识形态,也由于以上原因而使这层意识活动及其外在活动都处于一种平和宁静的状态,或处于平衡的状态。尽管阿Q在革命前后有着不同的言语表现,但毕竟没有造成他思维与心理、情感的极大动荡与起落,其意识层结构还是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显意识由于符合“道德法官”的判定,是“超我”的人格表现。

意识的第三个层次就是前意识。前意识就是



人们不符合道德规范、行为习惯却又面临内心矛盾而必须进行心理调节的所思所想所为。它只能在局部的范围逼不得已地表现出来,它需要主体很大的勇气和胆量,搞得不好很容易遭到人们的讥讽、奚落与嘲弄。无论正常的奋斗努力还是其它什么,只要是异样的言行举动,都会招致人们异样的眼光和异样的对待。它是不合常规的纯属个人的特别行为,尽管如此,但人们在一定时候出于无可奈何的情形而又要求得并保持暂时的心理平衡,不得不用它作为平衡内心的法宝,这样就使得内心有着暂时的平稳感,不至于心理波荡太大。阿Q所面临的内心的动荡与起伏真是太多太大了,使他的心理几度失衡,他不得不拿起所谓“精神胜利法”的武器来求得内心的暂时安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别人取笑他头上的癞疤,他说“你还不配……”,被人打了,站一会后,“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当闲人戏弄叫他“人打畜生!”,他以“虫豸”来替代,还用征求与告饶的口吻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别人“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他在王胡旁边坐下来,“简直还是抬举他”。没有美比就来比丑,看见王胡捉的虱子比他多,又不及王胡咬得响,心里失望且不平了。然后满脸通红,口吐唾沫,气愤地说“这毛虫!”眼见王胡要碰他响头了,便歪着头说声“‘君子动口不动手!’”想以此开脱,结果照例被碰头。这真是阿Q的“优胜记略”。即使被当作抢劫的嫌疑犯被关进囚牢,“倒也并不十分懊恼”,反而心安理得地“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到了提审判决,画押签字,认为也“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儿画不圆而遗憾,又以“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的内部话语聊以自慰。在游街示众的过程中突然醒悟这是走向刑场去杀头了,但他还是“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罢了”,“也未免要杀头的”,以此宽解自己,最终“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用以解脱他那陷入深重灾难的灵魂,也以此表现他那表面泰然自若而又傲然面对的神情和气度。可见阿Q临死都在使用“精神胜利法”的宝贝,来慰安难以平静的心灵和平衡

严重失调的心态。这真是让人极其心酸的可悲可叹。

阿Q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赵太爷之流,而且还有一股并非弱小的世俗势力,就连王胡这样的阶级兄弟也要欺负,他受到的灾难太多了,遭受的屈辱太深了,他孤身一人,势单力薄,实在无法对付,现实又是处处战败时时受辱,使他的人格尊严损伤极重。为了抚平被伤害的心理伤痕和调解被损害的人格尊严,他别无他法,只能用“精神胜利法”的灵丹妙药来医治内心深处的创伤。人是需要自我实现的,而阿Q又实难以正当的为人认同的方法实现他的自我。因此这又是以一种扭曲无奈的方法来实现人格尊严的自我需要。但这种方法不能公开地普遍使用,否则遭到人们的笑骂。阿Q虽然以半公开的方式在局部范围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势和总是失败的结果而屡次使用,又更多地在内心使用,却屡屡给自己带来难以摆脱的灾难。然而可怜阿Q越是惨败越是使用,以至形成他的思维定势,更使他陷入灾难的深渊。阿Q这一意识层明显是失衡的,总是处于不平衡的实际与想平衡的努力之间的焦躁与矛盾状态。前意识是担任“行政长官”的角色,阿Q就是受其指令作出他的“自我”的人格实现。

意识的第三个层次就是无意识。无意识也就是潜意识,它是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不易表露在外的所思所想所为。或者说是意识深层或底层的隐秘的心理活动抑或本能活动。它在潜意识中非常活跃,暗中进行激烈的活动,在受到外物的刺激就会被激活,争相涌动而跳入前意识层,使人受到它的控制而做出更是违背常规的大逆不道的举动,自然遭到人们的愤恨与唾骂。在传统社会中,尤其是对女人的想望和渴求,一般只能深深地藏匿在内心的深处,绝对不能显现在外,否则就像晴空霹雳让人震惊,引来非议纷纷的流言蜚语,给人染上污秽肮脏的形象色彩,难以在具体环境中生活。阿Q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未婚单身汉,向来严守“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对女性保持严格的距离。然而“在阿Q的记忆上”连连受到两次屈辱正想出口怨气的时候,恰好遇到“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便忍不住地一边说些污言秽语一边动手动脚,他“走近伊旁,突然伸出手去摸着伊新剃的头皮”,然后“扭住伊的面颊”,“再用力的一拧”,引起酒店里的人的一阵大笑。阿Q戏耍逗弄小尼姑,先只是把她作为发泄的对象,想转移性地摆脱受辱的境地,替代性地得到报复的满足。哪里知

道这偶然与女人肌肤的接触,却激发了他潜意识里骚动不安的元素。阿Q飘飘然地“飘进土谷祠”,按理“照例应该躺下便打鼾”,谁知“他好不容易合眼”,这夜失眠了,他觉得拇指和食指“有点古怪”,“仿佛比平常滑腻些”,他不知道是小尼姑脸上的滑腻粘连上还是自己的手指“在小尼姑脸上磨得滑腻了”,总之他睡不着觉而进入了对女人的想入非非的心境。阿Q想“应该有一个女人”,不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越想越就“不能收其放心”,曾经关于男女的防范和正统的学说便抛诸脑后置之不顾了。阿Q终于“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阿Q的女人意识终于被小尼姑蛊惑了。从此他就想“女人,女人!……”,女人的概念和印象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成为甩不掉的死死纠缠的意念和意想。阿Q抑制不住从潜意识中蹦跳出来的对于女人向往的激情冲动。于是在赵太爷家舂米吃过晚饭休息的间隙,女仆吴妈刚洗完碗碟趁此也坐在长凳上跟阿Q聊天,而且聊得正上劲,阿Q触景生情又想到了“女人……”,女人就在眼前,阿Q再也无法压抑他那对于女人的灼热与躁动,因而情不自禁地忽然跪在吴妈的面前说道:“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这一突如其来的爆发式的举动自然给阿Q带来“恋爱的悲剧”和灾难性的结果。之后在他“革命畅想曲”中又谱写着“爱情畅想曲”,埋藏在他潜意识层里的意识活动以梦境和幻景的形式全部出动了,也虚幻地实现了他的现实需要,尤其是他的报仇、发财、找女人的意识活动更是全然而集中地活动起来,又特别体现着他挑选和评判女人的自由与喜乐,可惜这只是一场梦幻,显然不能变成现实的实现。在这个幻梦般的畅想曲里,阿Q真是威风凛凛,欢喜开怀,“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然而终是幻想的自得其乐的海市蜃楼。

从阿Q潜意识的活动元素被激活起,他那自身关闭着的心理隐秘的大门便轰然打开,顿然产生非分的企图,展开飞翔的羽翼。作为社会人一般以社会性为主,但也不可忽视本身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深藏在潜意识中在进行激烈的活动,时时寻找跳出的机会,虽然阿Q没有甚至从未察觉。潜意识活动是很厉害的东西,一旦有了行走的通道,就像奔突的河水冲决而出,它又是相当脆弱的,经不住外界物事的刺激和诱惑。它就像暗箱见到阳光一样,豁然开朗,犹如蜂桶涌出的蜜蜂,欢快飞舞。阿Q的潜意识太压抑太憋闷了,他因触摸小尼姑而唤醒被封闭的感觉,从而一发不可收,不再紧锁着那扇门。阿Q一直打着单身汉,穷愁潦倒,受人欺侮,受

尽屈辱,他潜意识被触动,心理的潜流出动了,于是有了对女人的思想情感,进而有了成家生子的想法愿望,再有了报仇发财的意想。而现实生活是那样的严酷冷漠,世态人情是那般的炎凉冷酷。他只能以幻境的方式来实现深藏内心的需求的满足,以暂时获得的快感来调解心理的纷乱与矛盾。阿Q太需要家庭的温暖、女人的关怀。因此阿Q极度地想女人以至向吴妈求爱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即使以失败而告终,阿Q到底以突发的臆想和举动以及畅想曲中的意识流动与闪跳暂时实现了他的爱的需求,得到暂时性的替代性满足。阿Q潜意识的突发式使其躁动不安转为爆发突奔的状态。这确也来得猛烈无法阻止,虽是短暂却使阿Q由潜意识要求的人格体现外化为他的言行,哪怕是在狭小的范围。潜意识是“自由运动者”,阿Q是不由自主地受其指使而暂时达到了他潜意识中“本我”的人格需求,使他的社会性和自然性处于暂时的平衡态。

### 三

通过以上对意识活动的分层论述和对阿Q由内部意识活动的外部显现的例证分析,及其表现方式与所处形态的概论,可见阿Q确实存在着意识的三个层次并由此体现出三重人格。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和发掘,就会得知阿Q的意识活动既有明确的运行方向,同时也有确切的结局,更重要的是给人以深思启迪的警示意义。

阿Q意识活动的总体方向无疑是从内到外又从外到内的循环。小说开篇在对阿Q姓氏感到茫然的介绍中说到阿Q姓赵的想望且说出了口,这是由内而外的开始,最后面对坐牢判刑游街示众杀头的种种自我安慰的奇思妙想,是由外转内的终结。中间叙写阿Q人生经历的诸多事迹也都是由内到外又由外到内。每当内在活动兴奋并处于亢奋状态,就转为外在活动,每当外在活动受到压制和挫折,便迅即转为内在活动。阿Q意识活动的三个层次都分别经过了这样的路向。显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都是先有内在的思维活动再化为外在的实际言行,又很快遭到遏制随即退回内心。如果阿Q内心的想法愿望都能够充分而恒定地变成外在的现实事实,如果阿Q的思想感情都能外射为被人认可的现实对象,不受阻挠,不遭压制,那么阿Q的意识活动就只有一个走向——由内到外。然而阿Q的意识活动及其表现在外的言行举动几乎都是不合时俗,即便显意识中为人认同的外在活动,也由于前意识和无意识的冲撞和抵制,造成他的困境与劫难而停止活动,转入内在的心理活动,这样就使阿Q的整个意识活



动出现一个转向——由外到内。阿Q的三层意识活动以及整个意识活动就呈现出内——外——内的行进路线。这是阿Q无可奈何无法改变的,因此必然酿成阿Q必然失败的悲剧性人生结局。

阿Q多么想甚至极力想将内在的意识活动变成眼前的现实活动,以便发挥他的热量与能力,满足他的人生需要,实现他的人生价值。然而现实生活的实际又让他四处碰壁,常常受挫,往往遭辱,总是落得惨败的结局。无论阿Q的自鸣得意的“优胜略记”的本质结果,还是向往爱情的“恋爱的悲剧”,还是处于难堪的困境而发生的“生计问题”,还是“革命”却又“不准革命”的希望破灭,还是从过眼烟云的“中兴”到“走向末路”的悲哀,最终走向“大团圆”的毁灭性的终极结局。在这人生的每一个环节,可怜阿Q都是一个悲惨的失败者。这都是由他三层意识活动的外化结果所明白无误地证明了,也是他整个意识活动的最终结局所作的有力的证辞。阿Q的三层意识活动清晰分明地显现着,也表明他的整个意识活动还是清醒的,当然他的觉醒而进步的思想观念终究还是麻木。从意识层的活动看,阿Q不是傻子、呆子和疯子,他有正常人的思维能力和情感态度,有正常人的生活需求和理想追求,然而他却万难正常地实现。这除了有他不合时宜的荒唐可笑的主观意识的活动因素外,主要还是他的意识活动不容于那个可怕的险恶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尽管他也在想方设法地奋力活动,最终还是不得善果。总之是那万恶的社会用一

只有有形无形的毒手有意无意地扼杀其生机,丧失其意志,将他推向死灭的罪恶的深渊。这也就是鲁迅所说“无名主无意识的杀人团”<sup>[1]</sup>制造的极为可怕的悲哀的恶果。

鲁迅曾说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阿Q的遭遇正是由那道将人人分离各不相通的高墙酿成的。鲁迅“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sup>[2]</sup>,这已经作品发表后产生的巨大反响证实了,显示出灵魂的深。不过鲁迅描画的是一颗麻醉酸楚的阿Q式的灵魂,这是一个反面教材,让人痛心、反省和警戒。鲁迅最终希望“人类最美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sup>[3]</sup>从阿Q的三重人格表现的结果可以看出,凡是人都是有着内外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只有这种需要真切地实现了,甚至高度地实现了,人才能保持心理的平衡态和平稳度,否则就会发生让人痛苦的矛盾以至分裂与异化。要达到心理的平衡态和稳定度,除了善于自我调节保持良好心态外,还必须有着和谐和顺的环境。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积极改革和创造平安美好的生活和社会的意识,消除彼此之间的隔膜与阻滞。也只有生活环境和环境适宜了顺畅了,人才能真正解放,释放个性,畅所欲言,自由活动,才能建构和实现人格的完善,激动和发挥生命的能量,施展生命的才华,塑造生命的完美。这就是阿Q的三重人格给我们的警示意义。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鲁迅.我之节烈观[A].鲁迅全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  
 [2]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M/CD].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  
 [3]鲁迅.《呐喊》捷克译本序言[A].鲁迅全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

## Talking about Ah Q's Triplex Personality

JIANG Dao-wen

(Sichuan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Kangding, Sichuan 626001)

**Abstract:** This paper is written on construction of Ah Q's triplex personality in consciousness and need hierarchy, which is well illustrated with text. It analyzes Ah Q's conscious activity's manifestation, condition, movement direction, ultimate end and warning significance. This will give important edification for us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Ah Q's tragic life end and today how to adjust ourselves and realize ourselves.

**Key words:** Ah Q's Triplex Personality; Conscious Activity; Manifestation; Movement Direction; Ultimate End; Warning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周锦鹤)